

投轄錄

第二函
函十九冊

據璜川吳氏鈔本

投轄錄

涵芬樓藏版

投轄錄序

汝陰王

明清

仲言父

迅雷倏電劇雨颺風波濤噴激龍蛟蛻見亦可謂之怪矣以其有

目所覲習而爲常

舊鈔說郭作久以爲常

故弗之異鬼神之情狀若石言于晉

神降于野齊桓之疾彭生之厲存之書傳以爲不然可乎齊諧志

怪繇古至今無慮千帙僕少年時惟所耆讀

四字舊鈔說郭作性所嗜讀

家藏目覽

鱗集麈至十踰六七間有以新奇事相告語者思欲識之以續前

聞因仍未能屬者屏迹杜門居多暇日記憶曩歲之所剽聆遺亡

之餘僅存數十事筆之簡編因念晤言一室親友話情

說郭作情話

夜漏

旣深互談所覲皆側耳聳聽使婦輩斂足稚子不敢左顧童僕顏

變于外則坐客忻怡怡

四字說郭作愈忻怡三字

忘勸神躍色揚不待投轄自

然肯留故命以爲名後之僕同志者當知斯言之不誣

原本無此序

紹興己卯十月

旦日敘

投轄錄

蓬萊三山

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對于後殿眞宗曰治平無事久欲與卿等

至一

說郭庫本無二字從刪

處未能今日可矣遂引羣公及內侍

數字從說郭庫本補

數人

入一小殿殿後有假山甚高而山面有洞上既先入復招羣公從

行初覺暗甚行

說郭庫本甚暗無行字

數十步則天宇豁然千峰百嶂雜花流

水盡天下之偉觀少焉至一所重樓複閣金碧照耀

原本作鐔從庫本改

有二

道士貌亦奇古來揖上執禮甚恭上亦答之良厚邀上主席上再

三遜讓

庫本作謝

然後坐羣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論皆玄妙之旨而

肴醴之屬又非人間所見也鸞鵲

庫本作鸞

舞于堂

說郭庫本從庭筮簫

原本作筮從說郭庫

本改

振林木至夕而罷道士送上出門而別曰萬幾

原本作機從庫本改

之暇毋

惜與諸公頻見過也復由舊路以歸臣下因以請于上上曰此道

家所謂蓬萊三山者羣臣惘然自失者累日後亦不復再往不知

何術以致之

祖父開於歐陽文忠公

百寶念珠

慈聖曹后嘉祐中幸相國寺燒香后有百寶念珠價直千萬掛領間登殿之次忽不見仁宗大怒命盡繫從衛之人大索都下捕吏惶懼物色不可得因念寺前常有小兒數人嬉戲自若而不知其所從來漫往問之中一丫髻女子年十二三忽笑謂吏曰前日偶取之忘記還去今見掛寺塔之顛火

庫本作大

珠上當自往取之吏知

其異人也再拜以請女子還遂

原本作還從庫本改

入塔中吏輩仰視見第十

三級窗中出一手與相輪等觀者萬人恐怖毛豎須臾不見而女

子手提數珠而下授吏

二字庫本作以授吏置

復請曰中旨嚴急願俱往以取

信兒亦不辭行數十步

庫本作行才數步

立化通衢開封尹上其事上嗟異

久之凡坐累者皆獲赦

庫本作會

云

華山崩

熙寧中神宗遣內侍高偉使蜀既還道由華陰投宿縣驛中忽一
老卒若抱關者前白曰某住此多年今夕氣候非常必有大災異
官人速去或可免不可留也堅請其行甚切偉疑其有它遲回來
往庫本無來往二字未肯發老卒曰若某妄語來日官人回此窮治未晚今

已急矣速去猶可投于前鋪偉異其言不得已上馬未十餘里天

色已曠

庫本有黑字

得小馬鋪止宿俄而風雨雷電庫本無雨字大作震蕩轟

磕若天翻地轉通夕惶怖詰朝澄霽遣人回視舊路則曰昨夕本原

作日從庫本改

華山崩少西十里則高山大石彌望不知幾里非復故道矣

偉皇恐歸奏先是華山三峰其高際天有阜頭谷在華山之陽至
是谷崩風雷簸拽自山之背險華山甚遠此石方墜地壓覆二十
七村被其害者百餘里平地爲山迷失舊處郵驛不通者累旬方
疏鑿之而後庫本無之而後三字成路朝廷遣官致祭詔卹其邑實錄中亦略

載其事山下立廟俗爲翻山大王云偉後仕祐陵亦甚顯名

翟惟康

翟惟康武林人少有俊聲年十八九卽隨計入京省試旣罷館于姊夫開封府推官沈扶家會其女兄有娠入月遣惟康市少備用藥餌之屬偶自持之過相國寺有瞽者善揣骨聽聲惟康試叩之焉瞽者曰子手中所持何物耶惟康曰吾來卜于子焉問此爲瞽者曰此非催生藥乎此婦必生男子非常之人也子之前程實有繫焉俟此兒高官庫本作宜高子當受其蔭始入仕惟康笑其狂誕一至

于此不問其他而去是月惟康之姊免身得雄惟康自此連蹇其

兒卽沈文通也中甲科三十爲侍從出守杭州惟康爲其持貢奉

表賀神宗登極恩

恩字從庫本補

補太廟齋郎元豐中與先祖爲僚自言其

詳精妙如此可以言術矣王荊公集中載沈扶妻翟夫人之誌銘

云今上卽位翰林守杭州其季

原本有介字從庫本刪

惟康奉獻得仕是也

字二

庫本 惟康後至正郎云

已上三事
先太史云

章丞相

章丞相初來京師年少美丰姿當日晚獨步禁街觀車子數乘與

衛甚都

說郭作最

最後者轅後一婦人美而豔揭簾目逆

原本作遂從
說郭庫本改

相因信步隨之不覺至夕婦人

庫本有者字

以手招丞相丞相

二字庫本無

遂登

車與之共載至一甲第甚雄壯婦人

庫本有者字無遮字

遮蔽丞相雜衆人以

入一院

說郭有甚字

深邃若久無人居者少頃

說郭作選庫本作問

前婦人始至備酒

饌之屬亦甚珍丞相因問其所婦人笑而不答自是婦人引儕類

輦

庫本作引其儕輩

迭相往來俱媚甚

三字說郭作俱嫌甚

詢之皆不顧而言它

每去則必以巨鎖扃之如是累日夕丞相體爲之弊意

意字從說郭庫本補甚

彷徨一姬年差長忽發問曰此豈郎君

說郭庫本無君字

所遊之地何爲而

至此耶

說郭無耶字

我之主翁行迹多不循道理寵婢多而無嗣

說郭有忌字

每鉤致少年之徒與羣妾合久則斃之此地凡數人矣丞相

惶駭曰果爾爲之奈何姬曰觀子之容非碌碌者似必能免主翁

翌日入朝甚早今夕原本作日解我之衣以衣子且不復鎖子門俟

至五鼓則說郭庫本無則字吾當說郭作將來呼子子亟隨我登廳原本作廳事我當

以廝役之服披庫本作披子隨前驅以出可以無患矣爾後慎勿以語

人亦不可復繇此街不然吾與若彼此皆禍不旋踵矣詰旦其姬

二字說郭庫本無果來扣戶原本有而字丞相乃用其術得說郭庫本無得字免于其說郭庫本無

庫本無其字難後丞相既貴猶以此事二字說郭庫本無語族中所厚原本有而字從

善者云後得其主翁原本作公之姓名但不欲曉之于人耳平李

云仲

蒲恭敏

蒲恭敏帥益都日有道人造謁聞者辭之留文字一軸而去恭敏

啟視云我居清空表君隱塵埃中聲形不相弔茲事難形容又云

二字庫本無欲乘明月光于庫本作放君開素懷天杯飲清露展翼到蓬萊佳

人持玉尺度君多奇才

庫本作量
度君多才

君才不可盡玉尺無時休對面一

笑語共躡金鰲頭絳宮樓閣百千仞霞衣雜與雲烟浮後題云上

清鑒逸真人李白恭敏驚悵繩治闍吏遍訪迹于閭巷不可復得

恭敏驚悵以下庫本作恭敏驚悵
之跡跡驚悵然已不可見意不知其爲仙與人也

張宗顏

此條以下四
條庫本無

近有逸人張宗顏遊杭州三茅觀松徑中遇白衣道士裙裳破敝

自云觀中人也相與遊行坐堂上宗顏問曰此有龍否曰誠真龍

也不必井中指抵

疑當作
地或低

下泥淖曰祇此亦有龍下庭驅焉果有小

龍宛轉泥中與今畫工所爲無異角聳髭髯綠鱗黃鬣赤目但長

疑有
誤字

晶明非常畫像所比良久雨霧條合從霹靂飛去道士與宗

顏出中塗遇主宮道士語乃失驅龍者因道其事且曰此非觀中

人也宗顏始悟非常士觀齋宮畫像中有真君像狀貌特肖所遇

者其裾爲風雨所壞矣但嗟嘆致拜而退宗顏年絕高能詳言國

初事性沈靜寡言語以其言非誕讒

譌字

乃紀云

大觀中賜子云之所云耳○夾注疑有

字誤

鄒志完

建中靖國初鄒志完自新州北歸次英韶之間馬上忽覩一物自空中飛至近覩之迺一人耳但見面目髭鬚餘皆雲霧蔽之熟視志完而去少焉休鞭宿于道旁旅邸中方晚飯心念適之所見疑慮之次忽其物又自天井中飛入語志完云不意公惓惓不相忘如此故特來求一面耳時志完舉酒問能少飲乎物肯首疑當作首肯以一觴飲之遂酌若醺醉狀瞑目少刻而醒謂志完曰君此去便登禁闥可無他慮也揖志完而別志完詢其姓氏不答飛去竟不知何怪已而志完入朝拜中書舍人

衡州老人

衡州有一老父荷担賣生薑三十餘年老稚見之顏貌不改或問

之曰吾所居在回雁峰後人迹罕至人亦不暇訪吾廬也一日有道人延入茶肆會曰吾有黃白之術求其常德者授之吾見翁數十年未曾改操吾將遺翁此術如何翁卽就担中取薑一塊納口中少頃取出已成黃金矣乃笑曰吾有此術尙不爲況其他耶市人驚歎聚觀若便旋而失之自是之後亦不復見其人矣此曾文肅謫居衡陽日目覩者也

李氏女

昭德趙郡李氏丙申女初名如璋往歲泊舟僧伽浮圖下夢人教改名曰昭德遂依用之熙寧甲寅歲春隨侍其先君司封在曲江夢一婦人年三十許者面正圓而身長莫能省識曰汝負我命歲在戊午我得復冤是歲九月夢一神女從空中而下指昭德曰汝不是汝母九五齊行遍汝今正好脩方夢時不知問九五齊行是何義覺而問人莫能訓說由此寄心香火因緣不視世間事且二

歲餘母氏怒曰女子無所歸他日吾目不瞑昭德懼夙夜女工元
豐戊午仲冬十五夜戊子夢曲江所夢之婦曰我來矣汝償我債
以物正刺昭德之心而去從此遂病心痛針灸艾藥熨卜祭鬼盡
世間法楚毒增劇家人莫知所爲庚寅日暎時忽得寐夢一女子
從衛如貴人熟視之乃甲寅所夢見之神女也曰汝不感我語今
奈何昭德曰弟子愚暗惟垂慈救女曰此非吾可以爲汝惟佛能
之卽將昭德詣佛仰見宮殿莊嚴詣疑當作詣佛皆語昭德拜且泣道
所以來內一佛曰冤對相逢如世索債須彼此息心當自悟昭德
曰世業所薰根索牢固安能頓悟佛曰當此危苦如何不悟昭德
復哀請百餘語佛曰汝但發菩提心盡此形壽回向三寶乃可以
度脫出厄不爾二十五歲債償復來雖吾亦不能爲汝佛乃爲其
作法以手加昭德項後旋繞三匝曰吾爲汝解冤意汝歸心安矣
旣覺病去十九頃之遂平昭德從此心絕華慕口絕腥膻身絕粉

黛綺綉洗濯三業亦不復善心

疑誤字

諸夢故追憶夢時存其梗概

尼法悟

法悟清源陳氏戊申女早慧能誦金剛經嘗許適其姑之子姑愛之異常元祐三年二月初一日在本家道堂內忽以剪刀斷其髮母見持之而泣頃刻兄嫂弟妹畢集誘諭迫脅無所不致法悟神色怡然笑而不答曰法悟自有境界已發大願若遇明眼善知識或敢言其一二舉家莫能爲計異日謀請建隆長老爲舉揚般若違恩義罪譴無邊語未竟法悟直前拈香低頭禮拜言曰正月一日晡時在道堂坐忽見眼前黑暗見遠處有火光舉身從之約行數里入大門榜曰報冤門有綠衣判官持簿籍曰汝未可來何爲至此汝有宿冤當報知否法悟心悸對曰此上庫本脫得生人間未曾爲惡何得有冤判官曰汝前世之妻乃汝今生之夫以嫉妬故傷汝左耳因而致死今反爲汝之夫合正其命法悟曰我雖有此宿冤

心不欲報判官曰此自當報不由汝心法悟曰我若報冤冤冤相報無有了期判官曰不然如世間殺人若有不償報者其冤終在法悟曰我但不生嗔恨冤自消釋譬如釋迦世尊昔爲歌利王割截身體節節支解不生嗔恨我今亦不生嗔恨法悟仍見世間冤對盡載簿內念得火炬焚却此簿令一切冤仇盡得解脫判官忽揚眉怒曰汝是何人輒來亂吾法也叱之使去震恐之際不覺身在郊外號泣曰是何惡業却教殺人報冤觀世音菩薩來救取我去忽見一老僧云童子過來汝須發願法悟應聲曰我若事人願碎身如微塵河沙劫不生人道僧曰善哉當聽吾偈萬丈紅絲結何時解得徹但脩頓教門那見彌勒法法悟知僧不凡因前問前生父母何在曰汝母已生天父猶沈滯可禮阿育王寶塔一會與作汝當父法悟旋歸失足墮井中驚不覺醒乃見身在道堂內約日色止逾一食時而自初覺眼前黑暗至入門與判官議論及被叱

見老僧語言不啻如終日也法悟既覺心極惶駭又重捨其姑之恩義彷徨不決至當月晦夜忽夢前所見老僧以手摩法悟頂法悟確意遂於翌日對佛發願願云若果有出家緣分願剪髮時無人來見遂剪二十四刀盡斷其髮再以剪刀齊其蓬母原本作姑忽見之建隆聞說原本作建隆開說從改不復阻難但云不可思議先是法悟之母某氏學道參請已三十年矣未有悟入是日辰時因舉之而故犯因緣恍然有省乃知時因緣不約並至非擬議所及時在揚州北門居右二事黃太史魯直子書云爾不改易也真蹟在周渤惟深家紹興初獻于御府

賈生

拱州賈氏子正議大夫昌衡之孫美風姿讀書能作詩與長短句怨抑悽斷富與才情又奉佛樂施奉佛尤力事交友馴謹而簡諒人皆喜之常與其友相約如京師觀燈寓於州西賢寺教院妙空